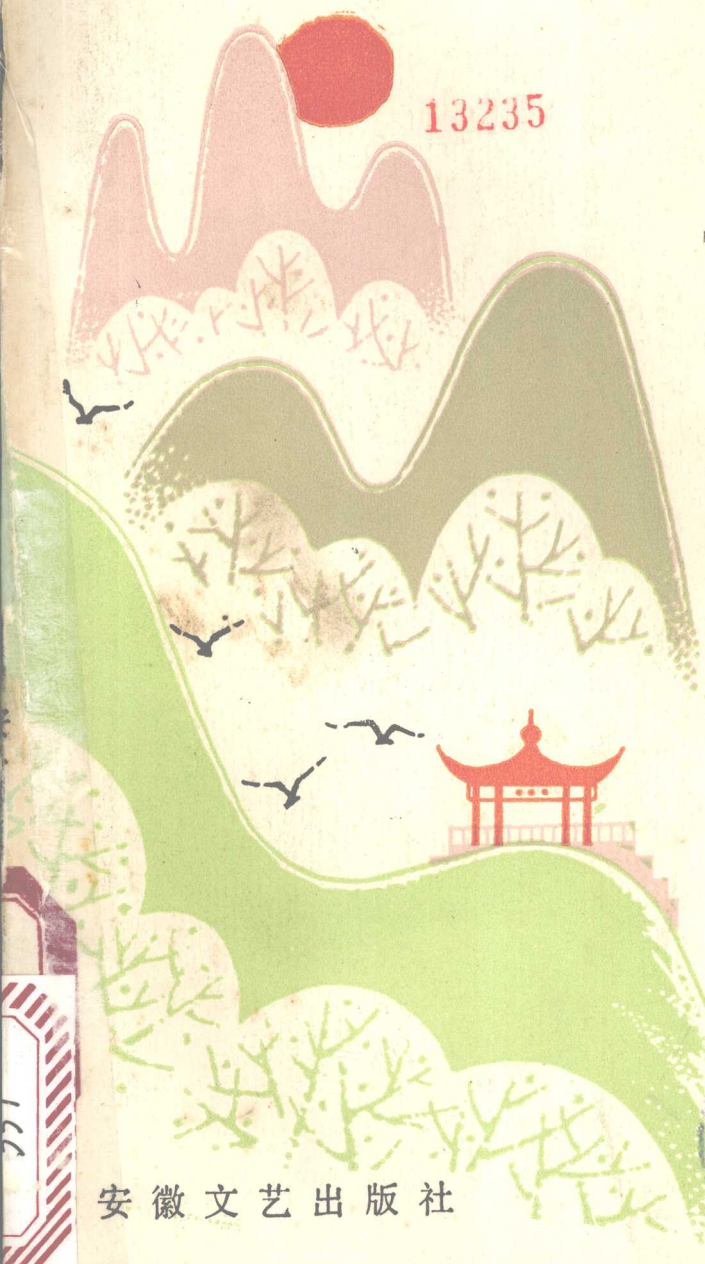


醉翁亭新记

13235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醉翁亭新记

醉翁亭散文节秘书处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迴龙桥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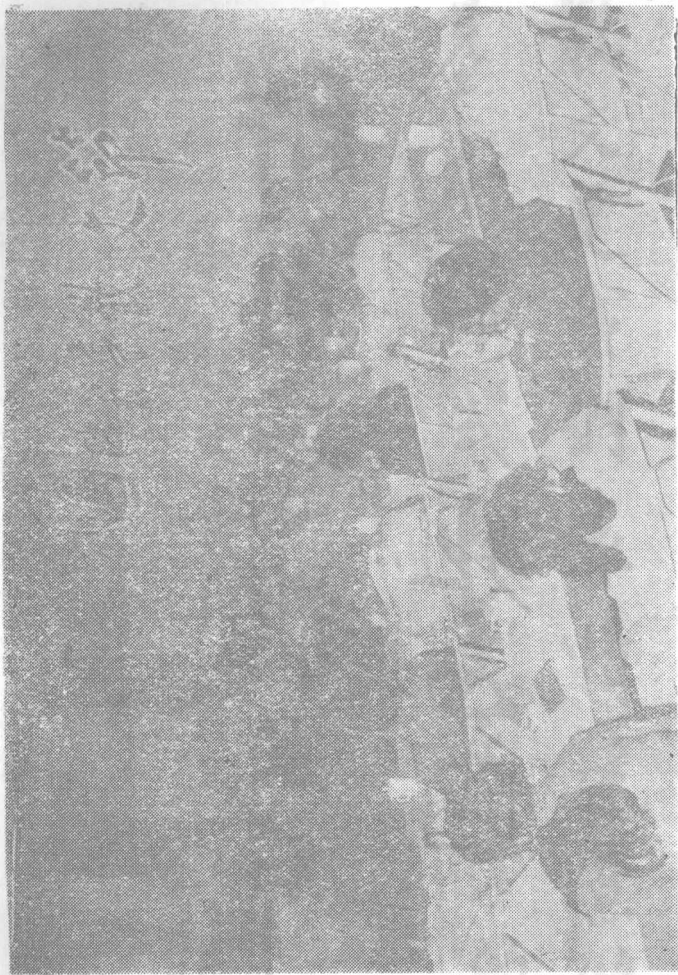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.75 插页3 字数130,000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4,000

统一书号: 10378·151 定价: 1.15元



醉翁亭散文节开幕式会场一角

醉翁亭散文节

冰心



散文是我們表情達意的
基本樣式也是文學的
入門和根柢

醉翁亭散文節紀念

吳組緝

一九八五九月



就散文的規律而言，真誠與樸實，正如水土
之於花木，是個根本，不能改變。

錄自舊作

孫科

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

醉翁亭散文節紀念

散文的灵魂是真诚，它的
日子追求是诗。

王西彦

一九八五年九月上海

自古以來，散文部
是為代國作家知人
民所喜愛的一種
文體。

為紀念醉翁亭散文部而書
一九八五年九月于福州

郭風

目 录

烟雨醉翁亭·····	何 为(1)
醉翁亭随想·····	王西彦(5)
醉翁亭新记·····	徐开垒(14)
雨中醉翁亭·····	艾 煊(17)
滁州二题·····	石 英(19)
醉乡古道行·····	文、秋(23)
雨中琅琊记趣·····	张育璜(26)
滁州行·····	万振环(32)
酿泉的清音·····	忆明珠(36)
寻找诗境·····	何 为(41)
难忘的节日·····	张友道(43)
春山古城新韵·····	朱长俭(47)
醉翁酒及其他·····	徐子芳(52)
酒的悲欢·····	徐开垒(58)
琅琊古道巡回·····	江 流(62)
农村公园游记·····	林 非(70)
滁州行·····	谢大光(75)
风雨走三官·····	江 流(81)
醉翁亭奇遇·····	林 非(85)
滁州四题·····	陈慧瑛(89)
林壑藏龙·····	江 流(98)
我寻找, 那失落了的·····	贾梦雷(102)

醉梦(外一章)·····	梁如云(107)
琅琊绿意·····	刘庆渝(111)
睡不着的夜·····	桂兴华(116)
山野情思(三章)·····	胡永康(118)
琅琊拾翠·····	王文忠(121)

滁州掠美·····	柯 蓝(126)
花鼓咚咚锵·····	苏 晨(129)
午门的傍晚·····	苏 晨(136)
“突围”以后的富字·····	白 榕(146)
汊涧，一个不连贯的联想·····	邹正贤(154)
野渡生春潮·····	徐子芳(160)
四八〇〇与麒麟石粉·····	杨道立(166)
花木的挽留·····	周尊攘(173)
吴敬梓故里思绪·····	王文忠(179)

附 录

提倡散文写人·····	徐开垒(189)
重视散文理论·····	何 为(191)
改变“贫血”状态·····	林 非(193)
话说“寂寞”·····	陈慧瑛(195)
散文不能有虚假·····	柯 蓝(197)
要真实，也要朴素·····	王西彦(199)
散文面临进一步解放·····	石 英(200)
多一点“阳刚之美”·····	王英琦(202)
形散，神也要散·····	谢大光(204)

烟雨醉翁亭

何 为

幼时背诵欧阳修名篇《醉翁亭记》，辄为之神往。那四百来字的文章用了二十一个“也”字，那统率全文首句“环滁皆山也”的非凡笔力，那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成为生活语言中的常用典故，在在都使人心折。去秋我应邀首次到滁州，终于领略了一番文中历历如绘的琅琊山胜景，觉得这一片名山名水早被欧阳修写完，不知该从何处落笔。

想不到今年10月我又有滁州之行，以醉翁亭命名的首届散文节就在那里举行。不同于上次秋阳明丽，这次是秋雨连绵。同行的市委宣传部长举伞笑着说，《醉翁亭记》写尽琅琊山的四季景观，以及山间晨昏晦明的变化，唯独没有着笔于雨景。这一“点评”使我憬然有所悟。

那天驱车出城，在琅琊古道下车步行。湿漉漉的宽阔青石板道长约二里许，道傍两侧，浓荫蔽空，如入苍黑色的幽寂之境。时或可见古栈道的车辙，使人想象遥远的岁月。行经一座绿苔斑斑的古老石桥，举首可见林木掩映的亭台楼阁，有一组苏州园林格局的建筑紧靠崖壁下，这就是传誉古今的醉翁亭所在地。

醉翁亭在宋朝初建时，其实不过是一座孤立的山亭。史

载九百多年前，欧阳修被贬谪到滁州任太守，为琅琊山的秀丽景色所迷醉，在职约两年三个月时间，感怀时世，寄情山水，常登此山饮酒赋诗。琅琊古刹住持僧智仙同情欧阳修的境遇，尤钦佩他的文才，特在山腰佳胜处修筑一亭，以供太守歇脚饮酒。欧阳修时年仅四十，“自号曰醉翁”，即以此亭名为醉翁亭，其传世之作《醉翁亭记》盖出于此。

雨中走向醉翁亭，恍如进入古文中的空灵境界，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幻异感。过了古桥，骤闻水声大作。原来连日多雨，山溪水势湍激，水花银亮飞溅。小溪流绕过一方形石池，池水清澈澄明，此即欧文中所说的“酿泉”。掬水试饮，清甜无比。不知道这立有碑刻的“酿泉”是否即太守酿酒之泉。

将近千年以来，沧海桑田，历经变迁，最早的醉翁亭只能存于欧文之中了。然而，山水犹在，古迹犹在，醉意犹在。人们是不愿《醉翁亭记》中抒情述怀的诗画美景在人间消失的。

想必是为了满足远道而来访古寻幽者的愿望，现在的醉翁亭发展为“九院七亭”，又称“醉翁九景”，都是历代根据欧文中的某些意境拓展兴建的，远非曩时“太守与客来饮于此”的山野孤亭可比。例如门楣上题着“山水之间”和“有亭翼然”，这一类小院，其名皆取自欧文。这组建筑中，多半又以“醉”与“醒”为主体，后者如“醒园”和“解醒阁”，似乎欧阳修常常喝得烂醉如泥，非醒酒不可。其实未必如此，这位太守自己说得很明白：“饮少辄醉”，“颓乎其中者，太守醉也”，我看都是一种姿态。他的本意“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即使带有一点醉眼朦胧中看人生世相的意味，实际上

他是十分清醒的。

今之醉翁亭位于正门的东院，是一座典雅的飞檐亭阁。亭侧的巨石上刻着篆书的“醉翁亭”三个大字，碑石斜卧，宛然似呈醉态。斜风细雨，在亭内亭外徘徊良久。旋即到亭后的“二贤堂”。这“二贤”有几种说法，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是指欧阳修和苏东坡。这里有一座新塑的欧阳修高大立像。屋外漫步时，忽然觉得，有些古迹还是“虚”一些，回旋的余地大一些，更能激发思古之幽情，归根结底这也是爱国主义的感情，我如是想。

从“二贤堂”向西至“宝宋斋”，进入明建砖木结构的狭小平屋。屋内有两块青石古碑，嵌于墙垣之间，高逾七尺，宽约三尺。两碑正反面刻着苏东坡手书的《醉翁亭记》全文，每字足有三寸见方。“欧文苏字”，勒石为碑，稀世珍宝，何等名贵！然而在那灾难的十年间，竟有愚昧狂暴之徒以水泥涂抹古碑上，铁笔银钩，几不可辨。这两块巨型碑石，既是历史文明的见证，又是野蛮年代留下的印证。游人驻足而观，无不为之长叹。虽然近年来另建六角形仿古“碑亭”一座；将“宝宋斋”中的古碑加工拓印后另立碑石于此，然较之原件逊色多矣，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了。

首届“醉翁亭散文节”开幕式的会场，设在碑亭后侧的解醒阁内。解醒阁是仿明代建筑，与醉翁亭各处一端，一醉一醒，遥相呼应。是日也，来自南北各地的散文同行们济济一堂，大有为散文事业扬眉吐气之概，是一次难得的盛会。有几位老朋友未能如期赴会，未免遗憾。会上相继发言时，我只管眺望廊檐外的雨景。琅琊山的层林幽谷，浓淡深浅多层次的绿色，在烟雨迷离中化为漫天绿雾，令人目迷神驰，

酩酊欲醉。忽发奇想，这次冒雨游醉翁亭，上溯近千年，当人们追踪当年欧阳修在琅琊山与民同乐的游迹，岂不是介乎时醉时醒或半醉半醒之间，才能约略领悟其中的况味么？

醉翁亭院墙外，迎面一片森森然的参天古木，树冠巨大如华盖，俯临着奔流不歇的山溪。据植物学家鉴定，这片榆树迄今只见于琅琊山上，人称“琅琊树”或“醉翁树”。我以其树名寓有纪念意义，随手采撷一片带回来。

1985年11月

醉翁亭随想

王西彦

我对滁州醉翁亭的向往，开始于少年时期。被关在一所借用庙宇作校舍的私塾式乡村国民小学里，整天在一位道貌岸然的私塾师的戒尺威胁下哼唱“子曰”，“诗云”，日子过得实在令人生厌。到了第三或第四年，老师换给一册《古文观止》作课本，还夸说了一通它的选文如何“简而赅”，评注如何“详而不繁”，审音辨字又如何“精切而确当”，大可以“正蒙养而裨后学”，但也并不是按照时代顺序通读，而是根据体裁区别选读。因此，很快就读到了欧阳修的《丰乐亭记》和《醉翁亭记》。这两篇名文虽然都铿锵可诵，前者毕竟讲到一些唐宋五代的史实，颇觉费解；远不如后者只讲一个亭子的事情，易于理会，特别是从第一句“环滁皆山也”起，一连二十一个“也”字，一唱三叹，造成一种高山流水一泻到底的气韵。尽管当时还是一个不识世相的野孩子，不能从作者那种表面的通达里体味出内在的抑郁；这篇好文章却的确有很强的吸引力，使我深深着迷，不仅当时诵读得琅琅上口，爱不释手，后来经受漫长岁月的淘洗而仍然无法忘怀，脑子里经常荡漾起那些脱卸顿跌的名句。

正因为情形是这样，在一个长时期里，醉翁亭一直成为强有力的诱惑，我等待着一游胜景的机会。这次接到邀请参

加“醉翁亭散文节”的通知，我不顾深秋天气就兴冲冲上路。近几年来，我曾经振奋晚年的脚力，参观过不少南北名胜古迹，兴趣的浓烈却远没有超出这一回的初访滁州。

可是天不作美，滁州却连日阴雨，淅沥不止。到了散文节在醉翁亭的“解醒阁”开幕那一天，雨神竟挥洒得格外殷勤，仿佛有意给远道而来的参加者安排一场山林雨景。我们于上午九时乘车出发，很快就进入两旁浓荫交蔽的“琅琊古道”。滁州古城以滁河得名，位于江淮之间的丘陵地带，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。著名的琅琊山在县城西南六七里，山中有唐代建造的古琅琊寺，山麓就是宋代建造的醉翁亭等古建筑群。山不算太高，周围的地区也不算太大，但历代的著名文学家和诗人，或在滁主政，或巡游来滁，以琅琊山为背景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名篇，其中自然首推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，它使一个小小的亭子居然驰名中外。现在我们这一群散文作者和报社记者的来到，也可以说是受了这个名篇的感召。请先重温一遍欧阳修的描述吧：“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，酿泉也。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”现在我们去的是这个好地方。车子驶进“古道”的大门，开始上坡。在雨水的淋洗下，夹道的林丛显得格外青翠浓密，还发出一阵阵细小的欢语声。按照预定的路线，车子经过醉翁亭前并没有停留，只容许车中的乘客先看一眼它迷蒙中的轮廓。由于坡度稍陡，我们的车子停在转弯处一块空地上。大家下车步行，听雨脚在伞背上踩出一阵沙沙声，卵石砌成的山道边也已经响起流水的淙淙声。“可挑着了个好日子，冒雨上琅琊山！”有人抱怨不作美的天气。“你得